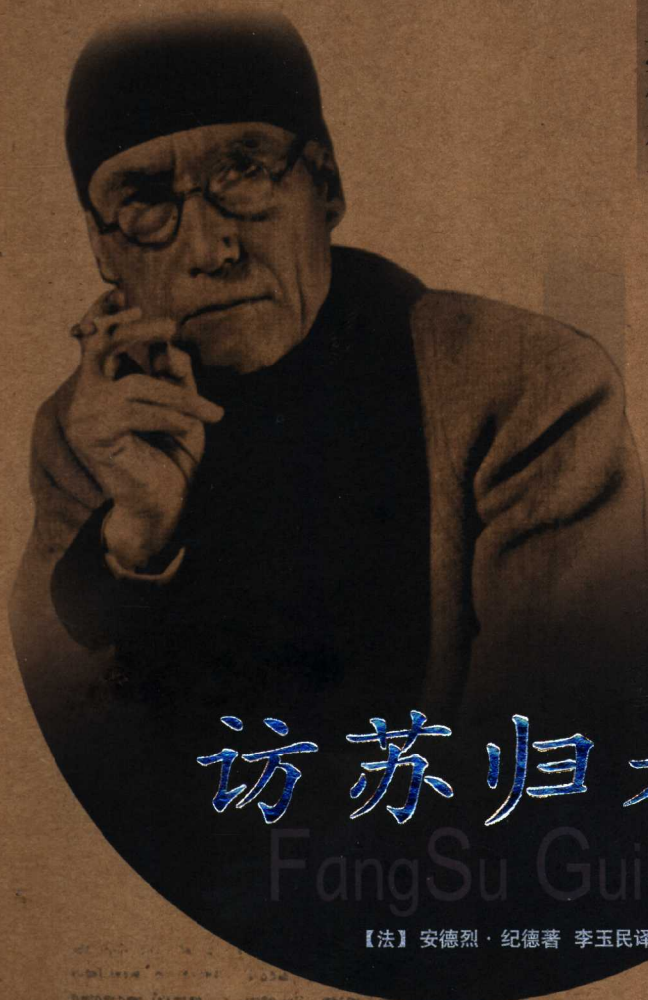


苏俄札记



访苏归来

FangSu GuiLai

【法】安德烈·纪德著 李玉民译

Handwritten text in French, likely a letter or a page from a manuscript, visible through the paper.

Handwritten text in French, likely a letter or a page from a manuscript, visible through the paper.

Handwritten text in French, likely a letter or a page from a manuscript, visible through the paper.

Handwritten text in French, likely a letter or a page from a manuscript, visible through the paper.

Handwritten text in French, likely a letter or a page from a manuscript, visible through the paper.

访苏归来

FangSu GuiLai

【法】安德烈·纪德著 李玉民译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访苏归来 / (法) 纪德著; 李玉民译. — 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4. 4

(苏俄札记)

ISBN 7-5633-4485-3

I. 1. 访… II. ①纪… ②李… III. 随笔—法国—现代 IV. I565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11444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: 541004)
(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n>)

出版人: 萧启明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广西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

(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: 541100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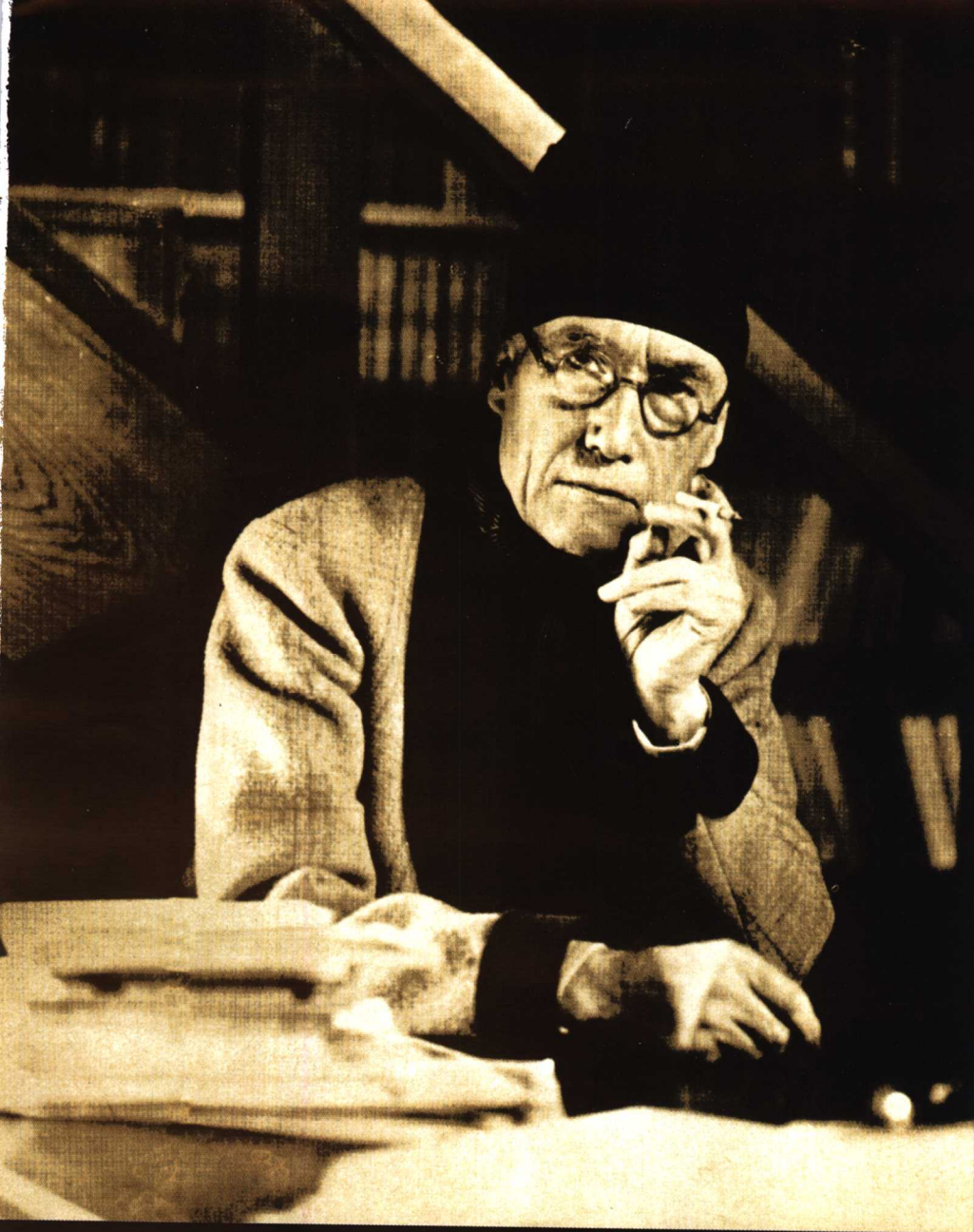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: 889 mm × 1 194 mm 1/32

印张: 6.125 字数: 100 千字

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 001 ~ 5 000 册 定价: 15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安德烈·纪德

纪德临终前，阅读维吉尔的诗。1951年2月19日，纪德在巴黎的寓所里溘然长逝。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：“我担心我的话在语法上不正确。始终是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斗争……？”





童年的纪德与父母。父亲保尔·纪德(1832—1880)，巴黎法学院教授，学识渊博，快乐，宽容，有魅力。他去世时，纪德才12岁。母亲朱利叶·隆多(1832—1895)，出身名门。她严肃、克己，对伦理道德顶礼膜拜。后人据此认为，纪德灵魂深处的焦虑和矛盾与父母的这种对立的禀性有关。



纪德与家人在一起，扮演着他最后的角色：“作祖父的艺术”或者“家庭，我不再恨你们！”



纪德访苏时在集会中



纪德访苏时在群众中



纪德访苏时，探访奥斯特洛夫斯基



编者前言

上个世纪 20 年代初至 30 年代中,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日渐凸现,法西斯主义开始抬头。在这样的忧患年月里,东西方各国的正直的知识分子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“社会主义实验场”——苏联。

可是,当他们亲自踏上那块真实的土地时,反应又是多么的不同啊!

五四青年瞿秋白希望用“俄式革命”救治多灾多难的祖国,而同是东方作家,泰戈尔却断言:“……布尔什维克可能只是一种治疗方法,但是这种疗法是不能持久的。”

法国的两位大作家、社会主义事业的支持者纪德与罗曼·罗兰几乎在同一时期访问了苏联。结果,前者是痛苦的失望,后者则留下了忧郁的“封存的日记”。

七八十年之后的今天,在苏联这座大厦的旧址上,只剩下一片寂寞的废墟了。在那些残垣断壁上,也许我们还能找寻到一些有益于我们的可资利用的“破砖与碎石”。

有比较,才有鉴别;有了鉴别,就会有发现。这是我们这套小丛书的基本主旨。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2003 年 5 月



序 言

——火盆上的得摩福翁

1936年6月17日,纪德应苏联作协的邀请,由5位作家陪同访问了苏联,至8月21日回国,历时两月有余。归国不久发表《访苏归来》,3万多字的短文,加上次年出版的《附录》、《补正》等材料,也不足10万字,可是却掀起轩然大波。一夜之间,纪德就从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友人变成“敌人”。当年那种辩论和攻击的激烈程度,只有经过重大政治运动的人,才能有所领会。

事过60余年,尤其在在我国十年浩劫结束,苏联解体之后,那场大辩论和本书所涉及问题的是是非非,早已十分明了,再谈文中这些批评、见解如何正确和基于善意,而攻击他的那些观点又如何荒谬和偏执,今天看来就显得有些多余了。我们固然佩服纪德的先见之明:早在半个世纪前,他就看出苏维埃政权要解体的种种征兆,并且提出了忠告。我们固然也钦佩纪德坚持正义的勇气:在世界范围左翼思想成为主流思潮的红色30年代,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,站出来讲真话,触怒当时以苏联为核心的进步力量。对与错,从来就不能以一个政党、一条路线或一种思潮来划分,这一点早已被历史屡屡证明了。

今天读《访苏归来》,最发人深省的,还是纪德这次面对大是大非急转弯的思想轨迹和心理历程。我们在敬佩之余,要看一看一代知识分子的佼佼者,如何不避艰难,走了这样一段历程。

20世纪二三十年代,世界刚刚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

难,法西斯主义又崛起,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架势,而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养痍成患,越发暴露出虚弱、腐朽的一面。人类的命运与前途又遇到空前的挑战。一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,怀着忧患的意识,开始纷纷转向新型的苏维埃政权,把它看成是人类的希望。不能说他们这种选择,都是因为过分天真和狂热,至少像纪德这样特立独行的人,是经过充分思想准备的,绝非一时冲动的轻率的决定。

纪德生在新教家庭,是在传统道德的禁锢中成长起来的。他自道:“我的青春一片黑暗,没有尝过人地的盐,也没有尝过大海的盐。”因此,青春一旦失而复得,他的心灵就变成开在十字路口的客栈。他以百倍的激情,去做他青年时代该做而未做的事情:追求快乐。为此,他不断地摆脱和放弃许多东西,甚至包括家庭、友谊、爱情、信念、地位、荣誉……为此,他完全摒弃了传统道德和西方价值观念,拒绝任何生活准则,要享受真正的生活,做个真实的人。

不要小看这“真实”二字,他一生如果有准则的话,这就是他的最高准则。从而他最憎恶虚假,他所拒绝和鄙视的,大多是他认为虚假的东西。不过,他还仅限于追求个人自由和人生的快乐,不大关心社会和政治问题。

1925年7月14日,他同友人动身去刚果和乍得旅行,次年5月回国,他就猛烈抨击殖民制度和大公司对土著民族的残酷剥削,发表了《刚果之行》和《乍得归来》。这样,围绕殖民地问题,议会里、报刊上都展开了大辩论,政府不得不派团去调查。纪德预言,照这样统治下去,殖民制度维持不了多久。抛开这场辩论的社会意义和纪德的论断正确性不谈,经过这个事件,纪德的思想



增添了一个重要的观念：正义。

进入 30 年代，纪德越来越关注苏联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所做的努力，也越来越同情共产主义。1934 年 1 月，纪德和马尔罗曾去柏林面见希特勒的干将戈培尔，要求释放季米特洛夫和被关押的共产党人。同年，纪德进入反法西斯作家同盟警惕委员会。1935 年 6 月，纪德主持召开了世界保卫文化作家代表大会。他成为苏联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朋友，究竟有什么思想基础呢？

纪德自道：“引导我走向共产主义的，并不是马克思，而是《福音书》……”

这不是戏谑之言。30 年来的创作生涯里，他在作品中仅仅传播自由，而不是宣扬信仰，只因他没有什么信仰可宣扬。但这不等于说他不在寻觅。他反复阅读过《福音书》，作了笔记并写成小册子《你也是……》，从基督教教义中找到了他一直寻求的东西：不带宗教的基督教理想，没有教条的伦理；同样，他在共产主义学说中看到了没有家庭、没有宗教的社会理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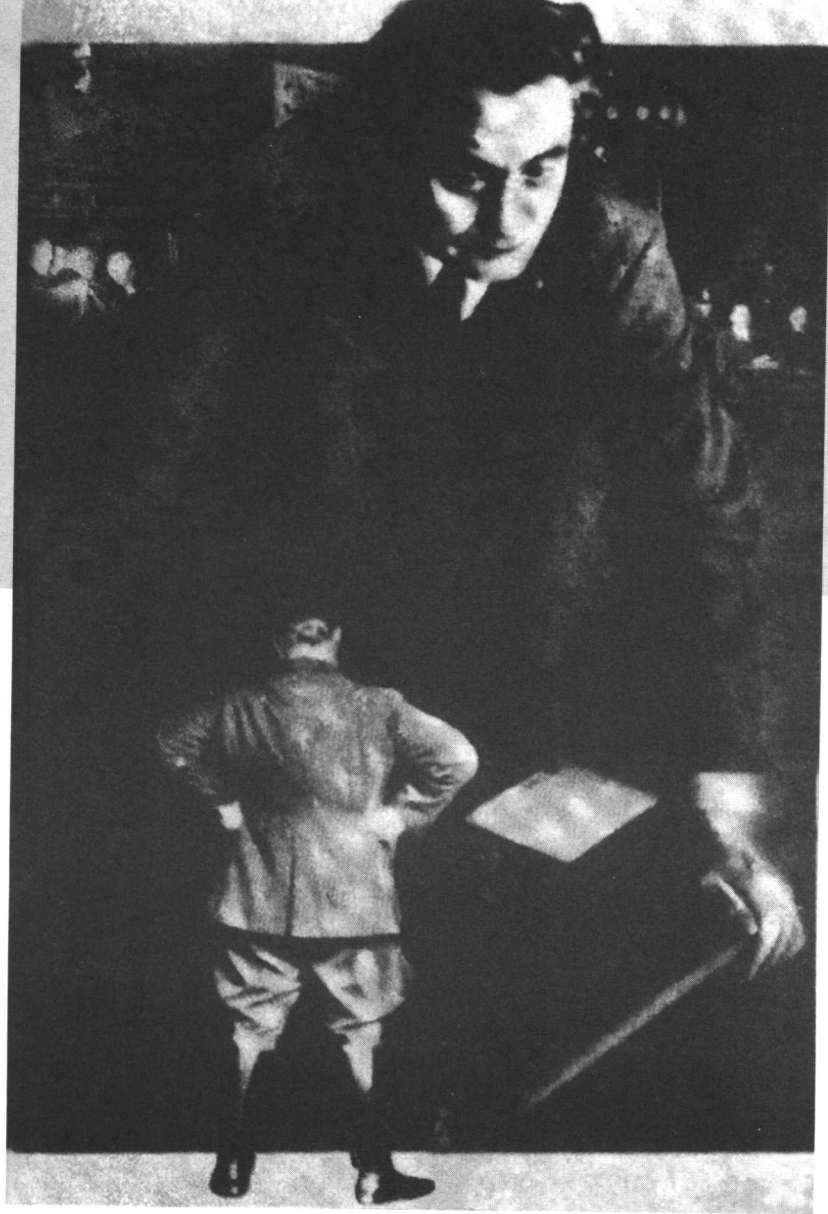
“三年苦读马克思主义著作”，“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的主导思想，便是一种异乎寻常的宽宏大量，更是对正义的强烈渴求”。

又是“正义”，这是他所找到的理想和信仰，他要拥抱的真理。他也正是这样来理解苏联和共产主义的。

于是，他在 1935 年出版的《新食粮》中写道：“快乐对我来说，就不像过去那样是一种天生的需要，还成为一种道德的义务。”

纪德这个“背德者”能谈道德和义务，思想变化何其大啊。而且，他也不是空谈道德，在《新食粮》中还写道：“我的幸福就在于增添别人的幸福，我有赖于所有人的幸福，才能实现个人幸福。”

请看，这多像一位共产党人的誓言：个人幸福和人类幸福结



1934年1月，纪德和马尔罗曾去柏林面见戈培尔，要求释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、保加利亚工人阶级领袖季米特洛夫和被关押的共产党人。这是季米特洛夫用法庭作讲台，义正词严地揭露纳粹的阴谋和丑恶行径的情形。恼羞成怒的戈林(双手叉腰者)竟然在法庭上破口大骂。但是，最后法庭不得不宣布季米特洛夫无罪



合起来,首先要实现全人类的幸福,才有个人的幸福。可以断定这不是表白和抄袭(因为这不是入党申请书),而是理想和信仰的一种表述。

纪德就是怀着这种理想,到他心中的“理想国”苏联去朝圣。“苏联对我们曾经意味什么?不止是一个遴选的祖国,还是一个榜样、一个向导。我们所梦想的、几乎不敢期望的,但始终致力追求的却在那里发生了。由此可见,在一片土地上,乌托邦正在变成现实。”

不料现实却击碎了纪德的理想。

到苏联访问不久,纪德就陷入盘根错节、纠缠不清的种种问题和矛盾之中;极简单的一件事也弄得十分复杂,让人理不出头绪。这里略举一二:

苏联人生活条件很低下,许多工人家庭食不果腹,但是他们又十分满足,莫名其妙地总表露出一种优越感,认为各国人民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;

苏联宣布消灭了人剥削人和不平等制度,但是不平等现象随处可见,那些“革命的受益者”自视高人一等,他们享受着特权,对下属、佣人、普通劳动者,明显地流露出冷漠和轻蔑;

大力提倡自我批评但又缺乏批评精神,只准讨论人的行为是否符合党的路线和政策,绝不可以涉及路线和政策本身,否则就要倒霉;

对苏联发生的一切只能说好不能说坏,只能颂扬而不能批评;

当初“充满对正义的强烈需求”的革命精神,摧毁沙皇旧世界的那种精神力量,革命一旦成功就免谈了,再谈就是妨碍革命,就

是反革命了；

一方面大谈弘扬文化，一方面思想贫穷化，作家艺术家必须遵照路线创作，把群众的思想“深加工”，与之保持一致，借助《真理报》一呼百应的气势搞臭和清除反对派……

纪德在苏联看到的不是无产阶级掌权，而是斯大林一个人专政；他看到的不是生机勃勃，而是死气沉沉、闭关锁国的苏联。他在苏联看到了他最痛恨的东西：“一切降低人的价值的东西，一切减退人的智慧、信念和锐气的东西。”他也看到了他深恶痛绝的非正义：受到政治迫害而陷入绝境的普通工人求告无门……

纪德终于明白：苏联背离了它当初追求的目标，背叛了它令人们产生的所有希望。怎么办？如何处理人们肯定期待他做出的全面判断？“应当隐藏起保留意见，向世人谎称赞赏一切（像罗曼·罗兰那样）吗？”纪德陷入惶恐和痛苦之中。

本来，纪德从一个“背德者”走向主持正义，靠拢苏联和共产主义，有了理想和信念，就已经走了一段艰难的历程。现在，他又面临另一段艰难的历程：离开苏联，离开他“遴选的祖国”。纪德所走的是双重的艰难历程。

纪德自道：“我的作用就是揭穿谎言，我拥抱的是真理，假如党离开真理，我当即就离开党。”

然而，投鼠忌器。进步阵营早已把苏联和这项事业过紧地连在一起，对苏联的批评，很可能会转嫁责任，从而损害这项事业，纪德也就同整个进步阵营为敌了。

维护虚假的东西，就要丧失他终生最看重的人格，也违背他重大抉择从不以功利为前提的品性。“我认为真诚之所以重要，正因为事关大多数人和我本人的信仰。”



这就不仅仅是做人的真诚，而是信仰的真诚了。“在我的心目中，还有比我本人更重要、比苏联更重要的东西，这就是人类，这就是人类的命运、人类的文化。”

纪德在《访苏归来》开篇讲了一个希腊神话故事。谷物女神得墨忒耳装扮成老妪模样，进王宫照看刚出世的小王子得摩福翁。女神出于无限的爱，渴望将孩子带上神界，就在深更半夜把小王子放到炭火上锤炼。不料王后闯进来，推开女神，移走炭火，“毁弃了修炼中的超人品性”，孩子得救，却未能成神。

一到苏联访问，在纪德的心目中，苏联很快就成为一个破灭的神话。但是，他仍然端出《访苏归来》这样一盆炭火，有谁能真正理解他的良苦用心呢？

唯有历史。